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推荐

丑嫂 (豫剧)

好儿好女 (莱芜梆子)

我心握你手 (沪剧)

包公卖铡 (河北梆子)

红丝错 (越剧)

春雨沙沙 (儿童剧)

小白龟 (儿童剧)

雪童 (音乐童话剧)

宝贝儿 (儿童剧)

一二三 起步走 (儿童滑稽戏)

国家舞台艺术 优秀剧目集

2

文化部艺术司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guojiawutaiyishu
youxiujumuji

文化部艺术司编

2002 /
2003

国家舞台艺术
优秀剧目集
2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国家舞台艺术优秀剧目集》编委会

· 2 ·

主编 陈晓光

编委 冯 远 戴英禄 郭建光
查振科 丁海鹏 萧 甲
曲六乙 王安葵 王育生
邹亿青 尹晓东 陈 樱
吕育忠

目录

- 丑嫂（豫剧）……………忽红叶（1）
- 好儿好女（莱芜梆子）……………张 彭 张丽华（59）
- 我心握你手（沪剧）……………曹静卿 姚声黄 李 颖（109）
- 包公卖铡（河北梆子）……………高华印 冯子章
李双旭 孙 华（161）
- 红丝错（越剧）……………顾颂恩（197）
- 春雨沙沙（儿童剧）……………李 冰（255）
- 小白龟（儿童剧）……………陈永涓（执笔） 高力耕
田 牛 杨 琨（299）
- 雪童（音乐童话剧）……………吴玉中（355）
- 宝贝儿（儿童剧）……………陈永涓 田 牛
在 呈 乃 芬（395）
- 一二三 起步走（儿童滑稽戏）……………
方洪友（剧作指导） 王辉荃（441）

【豫剧】

丑嫂

编剧 忽红叶

湖北省十堰市豫剧团

时 间：现代。

地 点：中国某山区农村。

人物

杨大丑——农村妇女。

张玉田——村委会主任、杨大丑的丈夫。

孙大赖——农村男青年。

枣 花——农村女青年。

陈大风——农村妇女。

常留柱——乡长、陈大风的丈夫。

二 赖——孙大赖的弟弟。

三 赖——孙大赖的弟弟。

陈所长——乡派出所所长、陈大风的哥哥。

乡长娘——常留柱的娘。

铁 头——村委会委员。

牛 套——村委会委员。

石 头——村民。

第一场

〔张玉田家。牛套与张玉田拿着麦克风边试音边上。〕

牛 套 （吹话筒）喂，喂！响不响？

张玉田 响，响。

牛 套 喂，大家注意了，村长开会回来了……

张玉田 现在叫村委会主任。

牛 套 啊，现在不叫村长了，叫村委会主……主任。现在让张主任讲话。恁别嘴哩！

张玉田 大家觉得叫村委会主任别嘴的话，就还叫村长，反正都那么回事儿。这个会议主要内容，这个……不说了，我唱吧！

（唱）枣林沟又是大丰产，

丰收歌咋听不和弦；

东院里呼呼啦啦麻将响，

西院里吵吵骂骂闹翻天；

南街里高楼土屋冷对眼，

老人受气泪涟涟。

乡里做决定咱村搞试点，
歪风邪气一锅端管理要从严。
从今后见了面咱也说声你好，
不许那话带把儿脏话连篇。
更不准开口将人骂，
动手打人要罚钱。
到年底十星级农户大评选，
铁面无私奖惩严。
好乡亲咱低头不见抬头见，
我也不想把脸翻。
今日咱丑话说当面，
求乡亲都要把自己管严。

牛 套 这文明小组早就该成立了。
〔铁头领着常留柱上。〕

铁 头 村长，留柱哥回来了。

张玉田 啥留柱哇，现在是大乡长了。

铁 头 当乡长了？

常留柱 啥乡长呀，都是一个村儿里人，还是叫留柱听着舒服。

铁 头 是，乡长。

常留柱 玉田，咱村那文明小组成立了没有？

张玉田 这不，正准备说这个事哩。

常留柱 太慢了！

（唱）枣林沟经济发展没啥说，

这乌七八糟事儿也多。

二赖三赖好打架，

狗旺几次去赌博。

不孝儿子好几个——

牛套（唱）还有媳妇打公婆。

常留柱（唱）这些事若不马上管，

恐怕要乱成马蜂窝。

紧跟着就是一票否，

搞不好这一把小椅子要挪一挪。

玉田，你在想啥呀？

张玉田 我在想……这个文明小组长……叫谁干最合适
嘞？……铁头……

〔铁头吓得钻进幕条内。〕

张玉田 牛套，你把它兼起来算了。

牛套 我？可……可不中。（钻进屏风内）

常留柱 哎，没人啦？

张玉田 你别说，这中国最小的官儿还统难找哩。你看，这
不能打人又不能骂人，说话嘴上还不能带脏
字儿……

〔杨大丑骂着冲上。〕

杨大丑 您妈那脚！还想打人哩，还有王法了没有了！

张玉田（急上前制止）看你……

杨大丑（推开张玉田）去去去！留柱，这事你管不管了？

常留柱 丑嫂，啥事儿呀生恁大气？

杨大丑 啥事，还不是大赖他们弟兄几个。要给你说呀，你
也生气。

常留柱 那你说说。

杨大丑 (唱) 前日那个大雨天,

学校的院墙倒路边。

二赖三赖长狗胆,

拉起砖头往家搬。

我路过说了他几句,

他二人犟得牛一般。

说我是狗咬耗子胡乱管,

气得我把他板车掀。

张玉田 (唱) 紧跟着一来一往开了战,

你大获全胜转回还。

你一不是干部,二不是领导,你管这事儿是弄啥哩
呀你。

杨大丑 我要不管,他把学校还扒了嘞。

常留柱 好,我看这个小组长,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张玉田 谁?

常留柱 丑嫂!

杨大丑 我?

铁 头 (从幕条后跑出) 我赞成!

牛 套 (从屏风内出) 我同意!

[牛套、铁头、常留柱鼓掌。]

张玉田 咦!她能当领导?第一,政治修养差,那麦秸火脾气一点就着;第二,政治立场也差,只要跟她好,她把心都掏给人家;这第三……

杨大丑 (气) 呀!看你把我说的,一分钱也不值了。留柱!

张玉田 啥留柱，现在是乡长。

杨大丑 乖呆！当乡长了？

常留柱 当了乡长你还是我嫂子呀。

杨大丑 这话听着顺耳。留柱，是啥小组长呀？

常留柱 文明小组长。

杨大丑 那权力大不大？

常留柱 当然大了。

杨大丑 （摩拳擦掌地）奶奶……

常留柱 哎，首先要自己不打人、不骂人，说话嘴上还不能带脏字儿。

〔杨大丑不好意思地闪进屏风内。〕

〔众人笑。〕

张玉田 就这，就难住她了，她那个骂人的嘴呀，啥时候都改不了。

杨大丑 （从屏风后露出头）人家抽大烟的都改了，我这点毛病算个啥？

常留柱 管那打架斗殴。

杨大丑 中！

常留柱 偷鸡摸狗。

杨大丑 行。

牛套 还有忤逆不孝、打骂公婆的。

杨大丑 哈……

常留柱 你笑啥？

杨大丑 他说打骂公婆的，我可先从您老婆开刀了。

常留柱 要开刀嘛……就开刀吧。

杨大丑 中，是个当乡长的料儿。

张玉田 留柱，她连句话都不会说，还当啥文明小组长呀。

常留柱 嫂子心直口快，很好嘛。嫂子，回头去乡学习班学习学习。

杨大丑 呀嗨，还脱产哩？

常留柱 就一个月嘛。就这样定了，我走了。

张玉田 留柱，不走了。晚上都在我这儿，弄两盅儿喝喝。

杨大丑 中，我去给你们杀鸡。

常留柱 嫂子，喝不成了。你看，俺那一口子找我来了。

〔陈大风上。〕

陈大风 哟！还是玉田哥面子大呀，留柱回家凳子没暖热就拜望村长来了。

杨大丑 大风，想男人想疯了吧？当了官儿太太，守空房活该。

陈大风 你这货。

杨大丑 天还没黑哩，慌啥哩呀。

陈大风 咦——（与杨大丑打闹）

常留柱 大风，咱还是赶快走吧，再晚走一会儿呀，丑嫂就要杀鸡了。

陈大风 那就不走了。

杨大丑 你吃鸡……

常留柱 哎，文明小组长……

杨大丑 翅膀！

〔众人笑。常留柱、陈大风和铁头、牛套告辞下。〕

杨大丑 大风，回家再亲热！玉田，咱还没有当过干部哩，叫咱，咋当哩？

张玉田（唱）我的大丑哇，
难怪人家叫你丑，
丑在这赖嘴犟似牛。
谁都是看客把菜下，
树叶落下怕砸头。
人家见坑绕道走，
你却是看见天阴就上愁。
今日你接这小组长，
定把你碰一个头破血流。

〔枣花惊慌地跑上。

枣花 丑姐！丑姐，吓死我了……

杨大丑 枣花，出啥事儿了？

枣花（唱）刚才路过枣树林，
树林里钻出一个人。
拿条纱巾将我套，
从背后抱住我的身。

张玉田 他抱住你的身是干啥哩？

杨大丑 哎哟——抱住还会干啥，还不是想拦路抢劫哩！枣花，吃亏了没有？

枣花 我一喊人他就跑了。

杨大丑 跑了……奶奶，我看你能上天。玉田开广播，抓坏蛋！

张玉田 别慌别慌，别急！（对枣花）你看清那个人是个老头儿哇，还是个小孩儿呀？

枣花 看不清……

张玉田 是不是哪个年轻人给你开玩笑哩呀？

枣花（示纱巾）这像开玩笑？

杨大丑 哟，你这个人哪，她是俺娘家村儿的，离这儿这么远，谁跑这儿来给她开玩笑呀？我看哪，一定是强奸未遂。

张玉田 你咋老是把这事儿往坏处想嘞。

杨大丑 你咋光往好处想嘞。

张玉田 哎呀！文明村马上评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枣花也没出大事儿，就吃个哑巴亏算啦。

杨大丑 不行！我看这事儿是冲着我来哩。

张玉田 噢，冲着你来哩？

杨大丑 老娘刚上任，他就在我眼皮底下闹事儿，今天我不把这坏蛋抓出来，往后那女的还敢不敢出门儿了！玉田，你报案，我开广播。（拿话筒喊）喂，乡亲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咱村儿出了个坏蛋。

张玉田 咦——我的奶奶呀！

（唱）她新官上任三把火——

〔幕后合唱：

火到哪里哪里着。

石头扔进池塘里，

激起一波又一波。

第二场

〔杨大丑内唱：培训班热腾腾叫人开窍——（上）〕

杨大丑（接唱）杨大丑我好像上了发条。

回村来看处处都好，

就像是乡长说那金子桥。

改革后枣林沟变了面貌，

一排排新楼房层层比高。

大街上摩托车声声直叫，

新学堂上课铃当当直敲。

可就是金子桥上有杂草，

挡住了康庄路一条。

俺文明小组来清道，

建设这文明村把重担挑。

（发现孙大赖）大赖！

〔孙大赖上。〕

孙大赖 你回来了。

杨大丑 你看，嫂子我毕业了。（示证书）

孙大赖 嫂子，枣花来了。

杨大丑 你说枣花？

孙大赖 陈所长和她一块儿来哩。

杨大丑 陈所长？我报案了。枣花来干啥哩？

孙大赖 说是恢复现场。枣花可是个好姑娘呀。

杨大丑 这不是吹哩，俺娘家村的姑娘呀，个个都是拔尖儿哩。

孙大赖 嫂子，你看这一查案，传得满城风雨的，以后叫人家枣花还咋做人哩。

杨大丑 这有啥哩，又不怪枣花。

孙大赖 那谁还信她的呀。

杨大丑 我信，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孙大赖 那咋能说得清楚嘞。

杨大丑 找着那赖货呀，不是啥都清楚了？（拍孙大赖肩）

孙大赖 对对对。我下地了，我下地了。（下）

杨大丑 哎，他咋关心起枣花了？长大了，开窍了！

〔石头与铁头上，石头头上流着血。〕

石 头 铁头，铁头，我的头被打成这样了，你们村委会还管不管？

铁 头 石头，那不是我不管，是我不敢管！

杨大丑 谁打的？

石 头 嫂子！

铁 头 谁打的？张飞、李逵！

杨大丑 二赖、三赖？

铁 头 那不是他俩，谁敢打架？

杨大丑 去把他俩叫来。

铁 头 好。啥，把他俩叫来？

杨大丑 就说我叫哩。

铁 头 好，可是你叫叫哩，你叫叫哩啊。（下）

杨大丑 （为石头包伤）他们为啥打你？

石 头 （唱）大赖家街上垒猪圈，

砖头泥堆在俺门前。

俺一家出门无路走，

我把砖头搬了搬。

他弟兄蛮横不讲理，

张口就骂动手拳。

世上哪有这般理，

难道说容他们无法无天？

〔铁头跑上。

铁 头 嫂子，来了！

〔二赖、三赖呈“花脸”架势上。

杨大丑 两个神经病，别疯了，二赖、三赖！

二 赖 哟，嫂子叫俺？

杨大丑 刚才石头是你们打的？

二 赖 我没打，三儿，你打了吗？

三 赖 我也没打，我手疼。

杨大丑 他头上血是从哪儿来的？

二 赖 是他要打我，我一躲，他“哐”碰在俺家那棵树上，
把俺的树碰这么大一个疤，我还没找他赔树哩。

杨大丑 （举手欲打）您妈那……